

节间词语

花事年衣

■ 吴文生

元旦刚过不久,我居住的小区各户人家骤然忙乎起来,邻居的娇姨一大早就对她老公说:“二能哥,昨天我回乡下,看到三十夜花已露出粉红色的花蕾,说明离春节不远了,你得抓紧把家里的卫生搞了,免得到时手忙脚乱的,还把卫生死角带过年。”听娇姨说到“三十夜花”时,我身上的神经立即兴奋起来,儿时的美好时光又闪现在我眼前。

读小学时,我和同学们每天上学都要穿越一条狭窄的土路,路旁是野生的竹子和灌木林,灌木林上爬着一种小藤叶,外表跟“鸡屎藤”几乎没什么两样,不同的是,当春节临近时,一串串像小米粒般的花,如约绽放,散发出阵阵的芳香,惹得路人为之陶醉。大年三十晚,是花开的顶峰,路两旁的灌木林上“层林尽染”,成为一道靓丽的风景线,而过了大年初五,花便悄然凋谢,似乎在告诉人们它的任务已完成。当地管它叫“年花”。每当这个时候,我们都去摘好几串带回家插在门口,作为迎新除旧的象征。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我家住在小镇上,父亲在手工业社当裁缝,母亲在供销社当木柴收购员,他们收入微薄,除去养家糊口的生活必需,余下的部分,全用以供我们姐弟三人读书。家里居住的房子残破不堪,主屋只有瓦片没有瓦筒,母亲从外面捡回别人废弃的瓦片,一片一片捡回来当瓦筒用。每逢台风季节来临,家里便是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的景象。在父母看来,房子住得简陋一点无所谓,但儿女上学的事就是砸锅卖铁也在所不惜。

每当春节临近,父亲几乎是早出晚归,夜以继日,凭多年练就的手艺多赚几个钱。即便在春节,父母也总是精打细算,仔细研究如何能在春节时不乱花钱。农历十二月初,母亲开始把酒饼撒在煮熟的大米或番薯块上,搅拌均匀后分别装进两个酒坛里发酵,半个月后,母亲便在深夜等我们睡觉时开始酿酒,第二天,酒的醇香在屋内弥漫开来,即便不喝也有一分醉意。“福包豆”,是我们家过年不能缺的传统菜。为了种好福包豆,父亲可没少花功夫,年初,父亲就上山砍木条、树杈和竹子,在离家不远的空地上搭起豆棚。豆藤上架后,父亲去食品站捡回牛骨头放在烧着的壳壳里化灰。看到父亲这样辛苦,已经懂事的我,每天清晨背诵课文后,拿着小耙和粪箕到离家不远的地方捡牛粪,放学的时候,到市场挑回甘蔗渣,再把砍好的飞机草一起搅拌,待发酵一段时间后给福包豆施肥。豆打苞后,又是撒草木灰,又是挂螃蟹壳,有多少的付出,就有多少的回报,每当看到满架挂豆累累,展望又是一个丰年时,心中的喜悦难以言表。

为孩子做年衣、年帽、买新鞋,可是父母的一件大事。在那个年代,小镇上没有成衣可买,全靠买布量身定做,父亲是个有多多年经验的老裁缝,我们家当然近水楼台先得月。但那时,每人一年分配一丈三尺六寸,全家大小平均勉强够做每人一套衣服,但父母宁可穿旧衣也要保证我们姐弟三人有一套以上新衣过年。大姐大哥优先保证有两套新衣,我是最小的一套,有大哥留下半新旧的凑起来,也有两套。每年农历腊月初十左右,供销社就开始调拨新布料,我半夜就得去排队占位,等天亮才由母亲去选布料的颜色和品种。其实,布的颜色和品种无非就是那二三种,什么卡奇和棉仿绸之类,颜色是黑白加深灰。父亲给我量身时,尺随手走,嘴里喃喃地念着一些数字,不一会儿,一些我看不懂的符号和数字就记在布上方。等到腊月廿九,父亲才把我们的年衣做好。看到年衣,心里乐呵呵的。但当我试衣时发现,裤管长、袖袖长,往往要折叠二三折才能穿。母亲拿来针线把长出来的固定,待第二年穿,放下一道折,第三年,再放下一道折。待穿合身时,衣服已被旧,那时民间都流传一句俚语:“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母亲给我买回来的鞋也总是加大一码,第一年穿时在鞋里塞上棉布,第二年就合穿了。对父母的一片良苦用心我非常理解,只要是新衣新鞋就心满意足了。



投稿邮箱
hnrzbzp@163.com

流年剪影

打灶

■ 龙户

厨房,之所以被称为厨房,是因为有了灶的存在,没有灶的存在,厨房充其量是一间房,一间储物室而已,称不上厨房。

一个家庭,有了厨房,有了灶,才能烹饪出一家人的美食,才能烹出一家人的幸福。对于以前海南的农村家庭而言,除了一家人的饭菜,家畜猪的食物也要经过灶的煮沸方可使用,因为它们为家庭的经济来源。于我而言,厨房是家里最温暖的地方,特别是冬天,寒风呼啸,阴冷透骨的风往缝隙里钻,被窝都是冰的,而厨房却是温暖怡人,跃动的火苗煮开了水,煮熟了饭菜,煮出了一家人的团聚。

我一直认为,厨房的冷暖影射出的是一个家庭的幸福程度,所以,小时候的我非常喜欢呆在厨房,因为厨房温暖,更因为厨房里的角角落落都有妈妈忙碌的身影。

老家地处海南西部,那里盛产红土。20世纪90年代之前村里每家每户的厨房都是一个类型——红瓦片的顶,红土坯的墙,不高,面积不大,但里面齐满地放置着水缸、锅碗瓢盆、碗筷、油盐酱醋、装瓜皮的大缸、装猪食的大木桶、饭桌等等,当然,最关键也最令人关注更最讲究的是

——土灶,掌管着一家温饱的土灶。

小时候,土灶是经常见到的物件,嗯,不能说是物件,因为土灶是用红土、稻草和水的混凝土垒砌的。土灶往往靠在厨房的某一个角落,一般是东北角。土灶大约三四十厘米高,打灶的时候根据家里几口锅的大小制定灶窝的大小,根据家里人口的多少确定灶口的数量。

每次打灶之前,都先有一个简单的祭拜灶王爷的仪式,仪式结束后,方可开工。

父亲将几天前已经拉回来的红土堆从中间扒出一个漩涡状的空心,倒入一些水,放入一些稻草。而后,母亲卷起裤角,站在“漩涡”中,左一下右一下,深一脚浅一脚地将稻草踩入红土中,水的作用,红土与稻草逐渐和到一块,父亲继续将外围的红土、稻草和水放入“漩涡”中,母亲继续左一下右一下深一脚浅一脚地将红土、稻草和水踩成一体。经常听父亲讲述母亲姑娘时跳舞的模样,但从没见过母亲跳舞,所以,每当这个时候,我总是喜欢坐在旁边看着母亲,母亲的动作节奏感很强,就像是在跳舞,美极了!

和好了“混凝土”,父亲负责往厨房里运,母亲则蹲在已画好线格的厨房角落前。一般我们家都会打三口灶,中

打灶

间一口为大灶,以家里最大的锅设计大小的,北侧的次之,南侧的最小。

打土灶是需要水平的,既要结实,又要通风,还要根据厨房的通风情况确定灶口的方向,避免火苗外窜而浪费柴火。

母亲先是拎起一坨“混凝土”,在规划好的线格中放好,然后不停地拍打,直到拍结实为止。一次一次,一坨一坨,很快,一个接近圆形的土灶出现了,母亲不停地用两只手修整这,补补那,最后,将锅放入灶身内,作最后的修理。

这一步很关键,如果修理得好,锅与灶沿基本上没有缝隙,那么,今后,火苗都没有缝隙窜上来,锅的把手就不会被烧烫,不影响将锅端下端上的操作。

中间最大的灶打好了,余下便是两边的小灶了。两边的小灶是挨着大灶的,所以在打小灶的时候要很注意,否则会因为挤压,使刚打好且处于柔软状态的大灶变形。这个时候,母亲没有刚才的大动作了,而是较为轻柔但极有力度的,而且使劲的时候还会用另外一只手护着大灶。

每口灶打到最后,母亲都会把锅放进灶身,作最后的修理。

三口灶打完,母亲会作最后的修饰。经过修饰,漂亮的土灶就呈现眼

前了。

一般打一次土灶可以用几年,但因为没

岁月如梭,土灶的烟火味渐渐地远了,父母也搬到城里生活多年。他们是世间最平凡普通的一对夫妻,一起承受曾经历的苦难,一起深情地维持着一个简陋温馨的家,经营着与世无争的恬淡生活。他们满足于每天小小的快乐,平和安宁地淡化每天不期而至的烦恼与意外。父亲书生气甚浓,诚挚、善感而能统筹全局的美化;母亲温和冷静,善于操持打理家里内外的琐碎事务。性格的互补与致命相通的淡泊品性使他们的爱维系了几十年,朴质如他们自塑的土灶,未有半点褪色。

前几年,去了一趟当年的湘西土匪窝,发现那里竟然还有这样的土灶,当天中午吃的饭就是用土灶烧的,饭也在厨房里吃。

这一顿午饭,激活了我沉睡多年的关于土灶的记忆。

诗路花语

正值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三十周年,适逢省“两会”圆满闭幕,抚今追昔,美好海南令人心潮澎湃,遂歌之咏之。

歌词二首

■ 艾海

年轻的海南真风采

谁说你缺风采
还一身落后的穿戴
如今你已经长壮长大
看上去很帅很帅
宽阔道路一条条
漂亮汽车一台台
动感城镇一座座
茂密树林一排排
百姓富起来 生态美起来
新省的形象树起来
唱起来 舞起来
欢庆锣鼓敲起来
我们一起嗨起来
古老的海南真年轻
年轻的海南真风采

谁说你视野窄
还处在封闭的状态
如今你已经走向岛外
登上世界大舞台
气魄胸怀多广博
思想观念多现代
四海宾客多眷恋
开放步伐多豪迈
海南强起来 海南“洋”起来
特区的范儿亮起来
唱起来 舞起来
欢庆锣鼓敲起来
我们一起嗨起来
古老的海南真年轻
年轻的海南真风采

迷人的海岛

多少回梦里把你呼唤
今天终于和你手相牵
你就像一幅山水画卷
纵情美丽着我的双眼
白云捧出一片蔚蓝
大海澎湃无限浪漫
瓜果飘香送上甘甜
花开四季绽放娇艳
迷人的海岛 让我心儿暖
畅享着生命的灿烂
迷人的海岛 让我心儿暖
拥抱你 我不愿意说再见

多少次歌里把你赞美
今天还要为你舞翩跹
你就像一首壮丽诗篇
深深拨动着我的情弦
红色旋律耳畔回响
古老村寨海桑田
民俗风情神奇多彩
纯朴乡亲荡开笑脸
迷人的海岛 让我心儿暖
乐享着生活的斑斓
迷人的海岛 让我心儿暖
亲近你 我愿留在爱的港湾

寒风中的花

■ 周萌

被低温烘托的美,愈加惊艳
花瓣在层叠中接纳风
波动的红浪,辉映
印象中的日月
点亮过客的心灯
光明与暖油然而生
四两拨千斤
这母性的坚韧,故得过关军
万马,故得过关句
沉甸甸的诺言
毋庸置疑,面对困境
心花更须怒放,犹如打一场
精巧的太极



服务读者需求
改善读者体验
欢迎扫描
关注海报读者俱乐部



《杨坪》(油画) 李星良 作



《苍歌》(油画) 吴武军 作

小小说

失忆

■ 石兵

这些年来,王奶奶腰背佝偻,老眼昏花,在街上遇到一个人,会打量许久依然叫不出对方的名字,出门稍远,便忘了回来的路。甚至,王奶奶把自己都快忘了,出门买菜,忘了自己走在马路上,硬要找到少年时家门口的那棵枣树,走到超市,掏出一把钱扔掉,非要找到少年时通用的粮票,来到儿女家中,竟把小孙子小孙女当成了自己的儿子女儿。

只有回到家里,王奶奶才会想起,王爷爷已经走了很久了,六年了,2190天了。六年前的那天清晨,王爷爷怎么叫也不回声了,怎么推也不动弹了,怎么哭也不笑着哄王奶奶了。

王奶奶从此就患了失忆症。

确切地说,王奶奶患的不是失忆症,她不是忘了那些事,而是把很多往事重新拼装在了错误的时空里面,把十六岁的事放在了六十岁,把五十岁的事放在了三十岁,把青春年少放在了白发苍苍,把懵懂爱情放进了孤身寡居。

王爷爷走后,子女们本想把王奶奶接去同住,却被王奶奶一口拒绝。平日里一言不发的王奶奶在这个时刻声色俱厉:“我为什么要搬走,我又不是一个人,还有你们的爸爸呢!”

王奶奶把什么都给弄错了,甚至把王爷爷的生死都搞混了,每天要摆上王爷爷的碗筷,每天要整好王爷爷的床铺,每天要向王爷爷叨叨家常,虽然王爷爷早已看不见摸不着,但这并不妨碍王奶奶日复一日做着同样的事情,因为,在王奶奶的记忆里,王爷爷除了偶尔笑笑就是这样一言不发宛如隐形人。